



關慶坤

龍宮秘史

I 24-3
118-c



龙宫秘史

关 庆 坤



粤新登字05号

龙宫秘史

关庆坤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625印张 1插页 310,000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平装本 印数1—9,745册

ISBN 7-5360-0988-7/I·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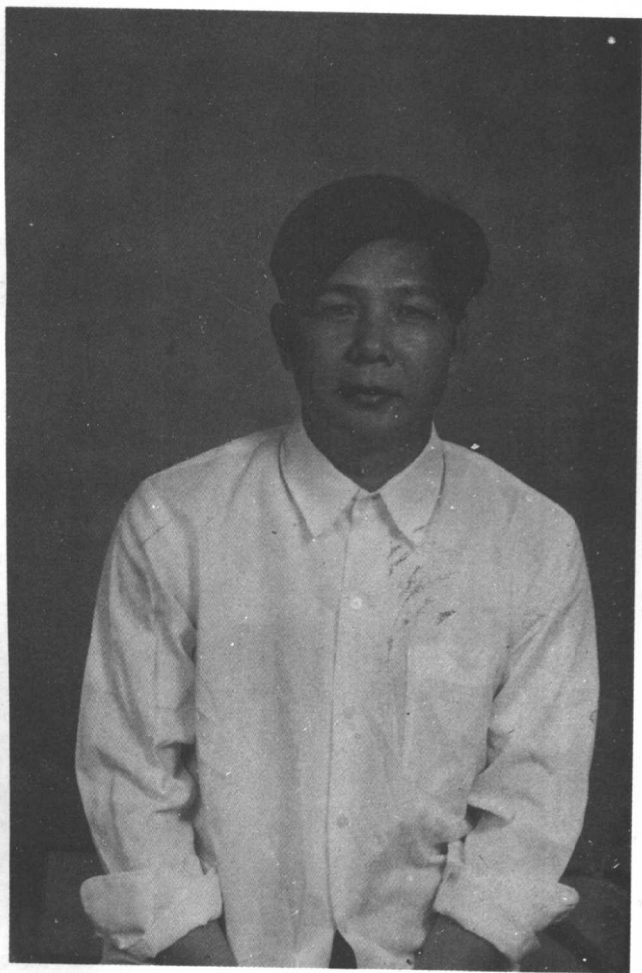
平装本定价: 5.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关庆坤继《地府演义》以后又一部新志怪长篇小说力作。

作品描写了海龙王化装潜入民间暗访，探明地方帮派横行，水族民不聊生，欲加整治，却不幸身陷囹圄。因徒生涯使他偶然得知一颠覆龙宫的“管尖帮”与上层关系盘根错节，直接牵涉到螃蟹王后和龟丞相，故而龙宫危在旦夕。龙王获释后，明派鳖御史到东海办案，暗派武林高手蚝杰打入“管尖帮”内部谋反，自己却神出鬼没，明察秋毫，指挥明、暗两路军同叛军较量，引出了一系列曲折离奇、惊险动人的故事。龙王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以正压邪，平息了龙宫的内讧和水族祸端，从而使水族达到大治。

《地府演义》曾以它很强的可读性畅销一时，备受广大读者青睐，《龙宫秘史》与之相比，将更加引人入胜。



作者近照

BCH77/03

录

第一	一回	鮑海	大王	奉暗	命訪	監遇	劫	1
第二	二回	一丘	之異	絡夢	敲首	小夫	23	
第三	三回	望白	御史	出夜	巡刺	海客	46	
第四	四回	未望	正御	氣立	意入	人境	68	
第五	五回	望墨	文鳥	執法	遠劫	史獄	91	
第六	六回	虾蚌	局幫	長主	連乘	劫泄	114	
第七	七回	鯨蚌	輝朋	絕極	驅逢	歹毒	136	
第八	八回	假无	作为	真有	来处	亦还	157	
第九	九回	龟鯨	榜鯨	巧追	设踪	栽惊	180	
第十	十回	蚌王	杰大	一絕	語望	迷救	200	
第十一	十一回	父師	子徒	同相	應叙	萌揭	222	
第十二	十二回	誤悽	听起	淫邪	言念	斗折	245	
第十三	十三回	官神	廷功	施搜	威索	解晃	268	

第十四回	蚝杰施用连环间 海马媚献立威方	291
第十五回	龙王施毒救难官 龟相登门淫弱女	313
第十六回	鲨御史揭破行藏 龟丞相诬陷成功	335
第十七回	墨厅长家抄人 鳌将军劝解遇仇	358
第十八回	海警官谋实权 墨帮主定腐肉刑	380
第十九回	卫自联比武定 海厅长借色杀人	403
第二十回	墨帮主围攻警厅 龟丞相驱师龙官	424
第二十一回	身败名裂王莽 兔死狗奔秘史终	445

第一回

鲛大夫奉命监国 海龙王暗访遇劫

“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这是一句古语。从这句古语中，可以看出古人已把龙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甚至连皇帝也比之为龙，皇帝的用具也加上一个龙字，例如龙座、龙床、龙椅……

至于龙是否有灵验，今人已经无法考究，因为龙已经绝迹了。考古学家们虽然偶然发掘出一些龙骨化石，但只能研究其躯体，不能研究其灵魂。

人们既把龙当作至高无上的灵圣，而又把它与蛇归为一类，确实可惜；蛇是人人厌恶，见而色变的虫类，别称叫长虫，因此，不但贬低了龙的价值，也抹煞了龙的灵圣。本来摆上被尊敬的位置上，却偏到了被厌恶的行列，也许是人们认为龙根本上没有灵验，或者早就对龙产生了厌恶和恐惧。总之，古人把龙蛇列为同类，肯定有其目的和寓意；不过，出于何种目的和寓意，今人也很难断定，古人心难测啊！古人把皇帝比作龙，把皇帝的子孙称作龙子、龙孙。我想如果真正是龙种，龙子龙孙或龙本身，都属虫兽，就算有些灵验，也不能超越于人类，地位也不能高于人类，也不值得

人们尊崇和敬仰，就算它能兴云吐雾，人类还是可以征服它的。古人把皇帝及其子孙比作龙，我想是人们认为皇帝的行径恶而奸，险而诈，但不敢明言，所以把他们比作龙蛇，无影无形地把他们说成了没有人性的虫类，而皇帝及其子孙不曾研究人们的用意，一味受着阿谀奉承，把贬义当作褒义，把耻辱当作荣耀罢了。譬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句，神者变化莫测也，也就是说龙已经达到了奸险狡诈不可思议的地步；其见首者，有开始也，不见尾者，无后也。其意思是说明凡是奸险狡诈的皇帝，都是有始无终，有前无后，必定要灭亡的。

不管龙是否有灵，是否应受人尊敬，暂且丢过一边。只是既有龙，定有归宿。人们不知龙归于何处，只看其生活规律，知道龙蛇不能缺水，所以想像把龙的归宿寄托于大海。传说海中有龙宫，由龙宫的龙王统率水族。至于龙宫在哪一块海，没有人见过，书上说的只有东海龙王、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没有提到统一水族的龙宫的龙王。或许是笔者鲜见寡闻，知识肤浅，未览其书也未可知。倘若如此，请读者原谅。笔者根据传说演述一番龙宫秘史，目的在于告诉读者另一想像世界的生活，仅此而已。

不管龙宫或四海龙王是否存在，故事纯属虚构，也无关系紧要，只供人们茶余饭后一笑一谈便了。不过，为了写作方便和阅读方便，总得把水族动物图腾，演为人身，切莫把人类与水族动物混为一谈。

龙王一早上朝，左有龟丞相，右有鳌将军，后有螃蟹王后，中有鲸参议，前面跪着鲛大夫，鳌御史以及一班朝臣阁老。龙王龙须竖起，目露神光，巍然坐于龙座上，审视着每一

个僚佐。

朝臣阁老们见龙王今天审视了一个时辰，一言不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是否会有灾难降临到自己身上，吓得冷汗直流，心惊肉跳，全身发抖。因为每当龙王上朝时，如果迟迟不说话，便会有黜免大事，谁知道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是祸是福呢？

龙宫像冬夜一般沉寂，除了龙钟的“嘀嘀嗒嗒”声，就是朝臣阁老们心脏的跳动声。

龙王审视良久，终于傲慢地开金口了：“朕统一水族以来，世界升平，民安物阜，无兵戈之扰，无内讧之忧，虽有一二奸吏，朕一经发现，立即惩处，所以得与众爱卿等逍遥……”

蟒王后听了，不待龙王说毕，忙从帐后趋出说：“圣上之言，肺腑之言也！能在朝臣阁老面前说肺腑之言的龙王，乃古今第一个史无前例之主，英明神圣，举世无双，众朝臣阁老们应无限忠诚才对。”

众朝臣阁老听了蟒王后之言，全身轻松，同声呼叫道：“王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龙王听了呼喊声，怫然不悦，脸变色道：“众爱卿都是一班阿谀奉承之辈，奉承不谏，都应加渎职之罪……”众朝臣听了，吓得毛骨悚然，噤若寒蝉。

蟒王后见龙王发怒，众臣难堪，忙解围说：“禀圣上，众臣并非阿谀奉承，实乃一片忠诚之心啊！如果个个谏诤，个个反对圣上，圣上还能统率水族吗？众臣一致赞成，一致道贺，一致祝愿，正是同心协力、水族升平的象征啊……”

王后还想说下去，忽有一臣站起来说道：“微臣有谏

言。”

龙王一看，是大夫鲋志，喝声：“讲！”

鲋大夫说：“臣以为水族虽然统一，无兵争，无内讧，可说世界升平，只是民安物阜，臣不敢与闻……”

龙王听了，大怒道：“胡说！既无兵争，无内讧，朕以法治理，何以不升平！民众能休养生息，任由种养，岂有不丰阜之理！”

众朝臣听了龙王之言，立即齐声对鲋大夫呵斥道：“你敢歪曲事实，造反不成？”异口同声，欲把他抓入狱中，而且有人动起手来。

鲋大夫大怒道：“龙王在上，怎容你等动手！王上既不喜欢奉承，又听不进谏言，便是自决万事，自决万事，还要我等尸位素餐何用！我宁愿死于阶前……”于是向墙壁撞去。

“抓住他！”龙王一声喝，众人七手八脚，把鲋大夫像抓小鸡一样提于空中，并对侍卫道：“把他送进天牢！”侍卫立即上前。

龙王见朝臣们自作主张，把鲋志投进天牢，大喝道：“留在这里，朕亲自提审！散朝！”一班朝臣闻老，正怕有下文相责，听喝散朝，如释重负，立即一窝蜂地退了出去。

殿上除了龙王，只有龟丞相、蟒王后和鳖御史三个留下。

蟒王后对龙王说：“鲋志触怒龙威，群臣愤怒，干脆把他杀了，还用提什么审！”

龟丞相也说：“王后说得有理，免费周折，宰掉算了。”

龙王怒道：“不要饶舌，统统退去！”

王后望了龟丞相一眼，龟丞相会意，忙跪下叩头说：“微臣自应退去，只是螃王后也退去吗？”

龙王怒道：“命退即退，啰嗦什么！”龟丞相碰了一鼻子灰，赶紧退了出去。

螃王后娇声娇气地说：“我等都走了，圣上的安全……”

龙王亢声道：“光天化日之下，宫廷皇殿之中，谁敢行凶！”王后没趣，闷闷地走了。

龙王见无人干扰，立即上前把鲛大夫扶起说：“赐鲛爱卿坐，朕见只有爱卿一人出来谏诤，知其谏诤之言必非等闲，而且必触及朝臣，担心爱卿他日会受小人诬陷，故阻止爱卿当众说穿，现在唯朕与卿，当以肺腑相告。”

鲛大夫说：“能得王上如此厚爱，粉身碎骨难报万一。”于是对龙王叩了几个响头，然后接着说：“圣上统一水族已久，僻处深宫，外面之事，只听朝臣阁老禀报，他们多数阿谀奉承，只说好话，不言缺点，所以圣上自谓升平，其实，一出王城，便可见饿殍遍野，乞儿满街，到处是贪官污吏压迫凡民，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无端抢夺，视龙宫法律如废纸，整个水族，人情汹汹，惨淡浇漓，唯圣上一人未知矣。”

龙王说：“朕因十数年来，听的都是顺耳之言，怀疑其中有弊，多次派人暗访，回宫也是歌功颂德，察色奉承，把水族说得像天堂般美好。朕博览群书，借鉴历史，自以为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就算升平至极，也有违法乱纪之人，也有不少过失和弊端，需要随时矫正。所以欲亲自到外面视察和暗访一次，只是朕出行后，无人掌管龙宫，因此放心不

下。现在得了鲛卿，定能为朕分忧了。”

鲛大夫说：“圣上万乘之尊，亲履危难，若有不测，只怕水族又会兵焚匪集了。水族不可以无圣上，却可以无臣，圣上怎能以万金之体，投于火海之中！还是让微臣出去一趟吧！”

龙王说：“整天在深宫发号施令，无异闭门造车。自古不敢离宫廷，不敢深入险境，不敢接触民众之主，哪一个算得是有道明君？鲛爱卿用心为朕监国便是。”

鲛大夫说：“臣职卑位微，未孚众望，只怕不能弹压群臣。”

龙王说：“朕自有主张！”

鲛大夫说：“还是把监国事托于王后或龟丞相为好……”

龙王不悦道：“朕若放心二人，何待今日与爱卿相商！”

鲛大夫听了，跪下再叩头说：“臣蒙陛下知遇，定当竭力相报，只是圣上可不能对众臣说明是私访，谨防奸谋啊！”

龙王说：“朕以闭门著书为由。”

次日早晨，朝臣阁老又集于殿上朝觐，龙王当众宣布说：“朕有此升平世界，无事不可放心的了，因此决定把水族统一以来治理的经验著成一书，使民众知朕微意。但是著书非一日一月之事，或许一年，或许几年才能成功，因此得委一人监国。由明天起，朕独自于宫殿内选著，自王后以下，没有朕亲笔旨意或亲口命令，任何人不得进谒，不得到殿门扰乱朕心……”说到这里，停了好一会儿。

龟丞相见龙王停了良久，认为是等待群臣发表意见，忙跪奏道：“王上这一举，是古今未有之举，英明极了，只是委托监国之人，务宜慎重。”

鳌将军也上前跪奏道：“王后才智超群，享有众望，自然应该受委托监国了。”

龙王见二人插话，严肃地说：“国事家事，朕自会料理，自会选人。”接着扫了群臣一眼，见再无人乱说，于是说：“朕任命大夫鲛志为特别大丞相，代朕管理国事，王后以下，有不听从鲛大丞相指令者，就如违朕旨令，格杀勿论，望众爱卿能鉴朕心，谨慎为之。每天视朝，见鲛大丞相便如见朕。退朝！”

众朝臣阁老以及丞相、参议、将军等听了龙王这一决定，都惊得目瞪口呆。有的为鲛志骤得高位惊疑、嫉妒、不平；有的怕鲛志得此大位会对龙王不利，方欲谏阻，无奈龙王却宣布散朝了，只得缄口。龟丞相忍耐不住，张口准备说什么，可是龙王已进宫殿，只得作罢。众臣见丞相不退，欲看龟丞相有什么见解，也不肯立即退去。

鲛大丞相揣知众意，欲趁这时树些威风，慑服群臣，大声喝道：“圣上旨意已定，命令退朝，你还站着不动，有何企图？”怕事的忙退了出去，只有那些妒忌和不平者，不肯离开。

龟丞相因龙王不托自己监理国事而羞耻，而愤怒，又被鲛大丞相喝了一声，哪里还能忍受！立即大声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承大任？我们还要和陛下争议呢……”

鲛大丞相不待龟丞相说毕，立即对左右喝道：“圣上已对众臣言明，你还要抗争，难道反了不成！给我把龟丞相抓

起来！”

这一来，龟丞相更加恼羞成怒，大叫道：“谁敢抓我！”

话音刚落，旁边忽然趋出一人说：“我敢抓你！”

众臣一看，却是御史鲈文，都起哄道：“一御史多大的官儿，敢抓丞相……”

鲈御史不慌不忙，把手上一卷绸子展开，大声说：“圣上有旨！”众臣和龟丞相、鲈大丞相等急忙跪下接旨。只听鲈御史读道：“朕号令已出，龟丞相胆敢公开违旨抗命，立即投进天牢，听候发落。钦此。”

刚念完圣旨，众武士便七手八脚把龟丞相抓走了。众臣见龟丞相遭不测，只得战战栗栗地退去。从此，鲈大丞相的命令便如圣旨，令出必行，无人敢违。

原来龙王只进到屏后，却未进宫殿，有意听听众臣议论，找借口为鲈大丞相立威。恰好龟丞相对鲈志咆哮，所以立即出旨，命鲈御史出来捕他。

回到宫殿，龙王又把鲈志宜进来吩咐道：“鲈爱卿威权已立，当好自为之，若有不法，务宜重治，王亲国戚在所不论。”

鲈大丞相跪下对龙王再三叩头说：“圣上视察，务宜小心谨慎，免为小人所乘。”

龙王说：“朕自有安排，以后联系，全靠鲈御史，不见鲈御史，宜以玺印为凭。”说完，进殿去了。

不说龙王出野之事，先说特别大丞相鲈志，刚回到丞相府，却见鲈王后一人进来，只得起坐恭迎道：“不知王后驾到，有失迎迓，罪该万死！”鲈王后笑道：“我这个王后，与别的王后不同，不喜欢俗套的礼节，大丞相就免了吧！”

鲛大丞相听出螃王后话有寓意，有些不知所措地说：“地位等级是不能轻视的，如果轻视了这一点，就失了龙王和王后的尊严。”

螃王后听了鲛大丞相之言，也觉得自己有些失言，只得尴尬地说：“地位等级，当然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忽视了等级，不但失去圣上的尊严，而且整个水族，也会丧失安定升平，不能治理；不过，哀家所说的礼规是对鲛大丞相一人而言，不是对整个水族而言，二者不能同时而语啊！”

鲛志说：“龙王是水族之父，王后是水族之母，我等臣民都是子孙呀！哪有儿子见了母亲，不讲礼貌的……”

螃王后不待鲛志再说下去，立即拦住说：“哀家就赐鲛大丞相为义儿吧。”

鲛志听了，大吃一惊，后悔此言为王后所乘，忙说：“得为王后之子，三生之幸，无尚荣耀，只怕我这个儿子会玷辱王后呢！还是以臣称呼为好。”

螃王后怫然变色说：“难道当了特别大丞相，就不把我这个王后放在眼里了！别人巴不得拜在哀家面前，成为龙子龙孙呢！”

鲛志见王后发怒，不免有几分害怕，忙解释说：“微臣这特别大丞相只是受龙王之托，怎敢开罪王后，只是未禀知父王，是否……”

螃王后抢着说：“先母而后父，这是人生的规律，来！母亲先行洗儿之礼，待奏知王父再讨洗儿钱……”上前拉着鲛志的手，像抱丈夫一样接吻。

鲛志见王后超出礼貌之举，忙挣扎着说：“微臣未奏父王，实不敢受洗儿之礼……”

“鳖御史求见！”鰐志未摆脱王后纠缠，却听门卫喊了一声，如释重负。

螃王后听门卫一喊，也急忙从后门溜走。

螃王后一走，鰐志大声叫道：“请！”只见鳖御史迈着四方步，挺直扁担腰，咧着四字口，其容固而有度地进来了，趋步上前说：“鳖御史请坐。”

鳖御史笑道：“以后再坐吧，圣上就要出行了，特命本御史传圣上口旨，明天当释放龟丞相，官复原职。”接着与鰐志耳语片时，寒暄几句，出府去了。

原来龙王转回殿中，鳖御史谏道：“圣上逮捕了龟丞相，只怕达不到出外暗访的目的。”

龙王惊问道：“鳖爱卿有何理说？”

鳖御史说：“外面贪官污吏举目皆是，难道没有一二人与龟丞相有关？他们如果知道龟丞相被捕，吓得一时收敛了形迹，圣上出访，哪里能观察到真实情况！不如释放龟丞相，让他们为非作歹，俟机制裁。”

龙王说：“善！鳖爱卿立即进特别大丞相府传朕口旨，明天释放龟丞相，官复原职。”所以鳖御史进府。

却说龟丞相被投进天牢，又恨又怒，对狱吏咆哮道：“本相只因一言一语触怒龙王，龙威一时震怒，投我于天牢，你等算什么东西，敢看管本相！”

狱吏听了，忙打躬作揖说：“小吏怎敢看管丞相大人，只是龙王有令，小吏不敢不从呀！丞相若有什么差遣，小吏立即去办。”

龟丞相听了，心中暗喜，立即转怒为和说：“既然如此，你从后门进宫，请螃王后为本相设法，本相可不日离